#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 翰林記卷八

明 黃佐 撰

### 備顧問

侍從文學之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自漢已然至唐始設翰林以言語文字備顧問因有天子私人與內相之目而待制次對有非他職所望者宋元因之至我朝眷注尤隆重國初儒臣雖布衣皆得備顧問蓋明目達聰稽古右文治體當如是也及

置本院凡上御奉天華蓋謹身文華武英諸殿文淵閣東閣東西黃閣文樓武樓奉天左順右順中左中右思善等門并出入禁籞無有不從者又定為入直奏事之制入直即唐之待制也奏事即唐之次對也觀諸太祖太宗仁宗宣宗實録所載可見矣所謂顧問大率咨詢理道商搉政務評隲經史而使之援据古今以對宣宗嘗謂侍臣曰君臣一體猶元首之有股肱故於儒臣每燕見必從容咨訪使盡其

意此所以上下交而德業成也正統以後入直奏事之制既廢凡有宣召得承顧問咸歆豔以為榮云嘗觀祖宗時本院官得備顧問者不可悉記惟洪武中太祖嘗祀方丘患心不寧以問學士宋濂對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上深然之夫以逆耳之言發格心之學濂真以道事君者也然濂每有所陳對絕不以語人署温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内事者指以示之𫟺身之慎幾事之密若濂者誠可為

備顧問之法永樂時内閣七人惟楊榮金幼孜黄淮楊士竒當顧問時從容詳慎不激不隨亦漁之亞也

責盡言

聖祖立國不設諫官使人人皆得以盡言而尤責備於近侍洪武二十九年十一月以修撰張信為侍讀編修戴徳彞為侍講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

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永樂三年四月太宗御奉天門視朝罷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或有失中者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翰林學士解縉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為者強於已敢言者強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又嘗謂諸近臣曰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

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萬機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叢脞者爾等但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未嘗違忤直諫爾等慎勿有所顧避由此言之近侍得備顧問者何可不盡言也

將順

洪武中太祖欲省刑思所以優禮臣工學士詹同承顧問頓首賀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慶也因言古者刑

不上大夫上深然之又嘗當春月欲行刑以為疑問於左司直郎汪仲魯仲魯頓首涕泣曰此天地之仁也請即免行刑上允所奏景帝之葬也左右請以汪妃殉上不忍以問大學士徐有貞李賢賢言景泰初汪后即不得志況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為宜厚遇之上憮然以為是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左右多以為不可召問賢曰陛下此一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所

出入自便上厭左右招權納賄與賢言之賢謂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惟自攬取則彼之勢自消上曰然無此相礙何事不順吾五更三點起拜祖宗畢即出視朝循此舊規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或有政事訪問大臣商確復省决章奏左右乃曰此等章奏何必一一親覽亦不可送與閤下看奸邪不忠如此賢曰自古賢君脩德勤政莫不皆然願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為堯舜之君矣上一日又曰內官蔣冕雖嘗効勞其實譊亂小

人朕初復位即於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當擯朕即斥之及立東宫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以此遠絶之賢曰讒説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絶之最是賢之善於將順此類也故當時奏對無不當上心者成化十一年十一月詔復郕戾王位號初下羣臣議又遣太監懷恩等至内閣問大學士商輅萬安等輅力陳所以當復之故言甚剴切左右皆泣輅亦泣上聞為之感動疏入即允其請輅舉手加額曰皇上此舉堯舜

之盛德也遂上景皇帝尊謚云

調護

太宗時廵狩日多漢庶人高煦窺伺儲貳上不能無疑永樂九年三月翰林諸臣奏事右順門退特召楊士奇還上問曰汝輔監國久東宮所行果如何對曰孝敬上曰試言其事對曰於事宗廟甚虔凡籩豆之類皆親閱視一日當時享偶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莅祭左右有言可遣人代者殿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

人乎及期遂親蒞祭祭畢還未至宮遍體汗不藥而愈每尚膳進御用物詣行在皆一一閱過然後緘識遣行不輒信任下人自車駕北征恒切懷憂不遑寧居日中昃始食及勅使至始釋然寛慰上曰聞輔臣中獨爾能持直道不見忤否對曰臣性戇殿下恒見容納殿下天資甚高非衆人所能及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悔而速改且殿下最用心處在以愛人為本將來宗廟社稷之寄允不負陛下付託上甚喜命尚膳賜酒饌十

四年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及還以問士奇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問義不肯言汝盡言之如朕未知汝輩慮有離間之罪朕既知矣汝何慮對曰漢王始受冊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堅不行今朝廷將徙都惟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乃詔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宣德元年高煦果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部遣尚書陳山迎駕山見上言宜乘

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矣上召楊榮蹇義夏原吉楊士奇謀之有以為言者上令士奇草勅士奇執不從遂還京一日問士奇曰言者論趙王日益多奈何士奇請遣駙馬廣平侯袁容賫璽書往開諭之上從其請王喜即獻護衛且上奏表謝而言者頓息自是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山踰數月召士奇至南宮齋諭之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毋以見忤為嫌遂賜白金寶楮文綺若士奇者可謂善調

護朝廷骨肉之間者矣惟景泰中易儲一事當國者有靦顔焉而大學士陳循輩猶自以為功何也

論薦

洪武中學士宋濂侍聖祖嘗問及廷臣臧否濂惟舉薦名士稱其善者不置問否者為誰對曰善者與臣為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自是每用人多命本院官舉而用之宣德三年六月朝退命光禄賜近臣食畢召楊榮楊士奇謂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之風

滿朝因問其甚者榮以都御史劉觀對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二人久未對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為京兆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命賜茶而退數日擢佐右都御史而治觀罪及士奇寢疾英宗遣內侍詢人

才舉檢討李紹等五人以對皆至大用天順中李賢在內閣奬進廉介之士首舉耿九疇為都御史軒輗為刑部尚書年富為戸部尚書九疇為權臣所排輗不得志去賢屢言於上還之禮部缺侍郎有求近習薦陞者上問賢賢曰不知其人臣所知者學士李紹可任此因言士風不振多夤縁求進如用紹請於黼座召吏部面命之庶幾士類知警上從之命下之日傾朝懽然初石亨以文臣總軍務於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無何

邊徼騷然上悟其非命賢舉可任廵撫者賢以都御史李秉芮釗白圭王宇陳翌薦一時號得人後松潘冦發薦都督許貴果往平靖之成化中編修陳音抗疏言路日塞異端日熾宜召還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評事章懋給事中王徽新會舉人陳獻章置之臺諫革去法王佛子真人位號禁止創建寺觀則正人用言路開妖妄息矣不報景泰末學士商輅薦司直郎林聰先任刑科給事中學優識長操持端潔存

心公正遇事敢言見今吏科都給事中久病不出宜以聰兼之俸祿無增品秩仍舊事體無損而政務有益詔復前職後聰忤宰執欲加重辟輅力辨之乃得降京職歷憲宗朝聰遂大拜南京禮部右侍郎姚夔考滿至京輅又特本薦留後夔洊歷禮吏二部尚書亦輅汲引之故也大臣固當以人事君而能不自以為功乃見其功苟以此攬權賈利獨何心哉

申捄

洪武初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衍欲罪之有阿意者指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怒未解學士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朝廷耳烏可深罪乎上乃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洪熙初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有言其賣直沽名者大學士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仁廟雖不罪謙然免其朝叅令專

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言事者少仁宗諭士竒曰自弋謙免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竒就榻前書勅引過命謙如舊朝叅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景泰五年十月給事中有忤執政者執政欲害之乃諷御史劾其私而羅織其罪大學士高穀請從輕典卒得左遷七年順天府鄉試太常卿兼侍讀劉儼為考官時大學士陳循之子英王文之子倫入試不中二人交章奏儼去取不公欲寘於法乞詔翰林六科十三道覆考穀時

以病不出聞之即强起預考畢入言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殺考官可乎由是儼得釋而詔以英倫為特賜舉人彀由此與二人者不合屢求退天順中彭時在内閣上方倚任李賢日與賢面議賢退乃諮商於時有不可者時每執不肯初或相忤久之乃相協後錦衣衛指揮使門達用事忌賢陰中傷之上怒曰賢且得罪行當專用彭時中貴以語時時惸然曰李公何遽至此因為力辨其誣語聞得釋一日欽天

監湯序言變異由奸臣未盡之故上以問修撰岳正正曰奸臣未有聞於朝著者若求之人人自危耳序術疏淺不足信事遂寢弘治中武岡知州劉遜為岷府所奏訐被逮至京師科道奏乞寛貸上怒俱下之詔獄大學士劉健等言遜誠情輕譴重言官為國盡忠而槩以為罪後有大利害大闗失誰肯言者上乃釋之正德二年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張彧主事張偉給事中安奎各因事被繫時劉瑾用事欲俱令枷號大學士李東陽等

奏各官所坐有本法枷號重典不宜濫施俱得寛釋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早朝有文書一卷投於御路録瑾過惡上命瑾等詰問無肯承者遂執朝官三百六十餘人送詔獄東陽曁王鏊奏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爲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一人之外盖皆無罪之人也乃盡得釋其後瑾益兇横羅織之使四出動輒籍没朝臣家産駢首死於獄間因東陽言或釋一二焉

諍得失

凡被顧問諍及得失必關於國家大體而後言之不宜毛舉細事永樂五年冬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藤簟諸物將以遺廷臣或得其單以進上閱視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不預者以當時病未有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然受否未可知且物微意當無他上意解即付中官單目令燬之一無所問二十年閏十二月甲子詔復西征方以

士馬糧餉為艱有以建文間江西採集民兵與䰟運夫十餘萬可徵用為言上以其奏示學士楊榮榮對曰此兵夫昔有詔令復業今復徵之是失信也上曰卿言是也遂寢其奏洪熙元年四月有旨故東宮官鄒濟徐善述王汝玉皆贈官賜謚令官建祠於墓四時賜祭士奇進曰禮貴得中朝廷惟宗廟以四時享雖社稷孔子亦止皆春秋二祀濟等雖有勞祀之乃與宗廟等可乎上曰吾過矣遽召禮部改春秋祭其他審法正度議禮考

文士竒多據理爭之皆此類也景泰元年八月太上皇帝車駕自北狩還方議奉迎禮衆涉疑未定千户龔遂榮寓書於大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穀即袖其書以進且曰武夫尚如此况儒臣乎已而朝廷以遂榮非分者䟦之而遂榮亦釋後太上居南宫指揮盧忠妄言南下錦衣獄會車駕至百官郊迎穀復上章以伸前議聞内事景帝欲窮治之學士商輅請止罪忠一人以全大體上從之天順初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自言當大貴

衆惑之至妻以女以覬非分獄具當坐反及太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邏者内閣修撰岳正言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治其從十數人邏者准應捕律而已時忠國公石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朝政者獨不及亨緝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職上令内閣撰榜格岳正與呂原見上曰為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

始皇䕶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國亡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為法以秦為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吉祥從旁請究甚力上徐謂曰正言是也成化初太監劉永成死言其有軍功宜追封為伯大學士彭時力爭之或曰自古有封侯王者時曰此盛世事耶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十二年七月上建玉皇閣於宮北別創禮儀樂章將有事焉學士

商輅論毀之十三年四月太監汪直創西廠立威擬至
尊內外官臥不帖席輅與同寅疏其擅自抄沒三品以
上京官擒械邊將擯易近侍等十罪以聞上即命革罷
而輅亦致仕去

斥奸佞

永樂中上與學士解縉論羣臣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
命各疏於下十人皆上所信任亦多與縉善而具以實
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

量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黄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賔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有市心耳後十餘年仁宗出其所奏示楊士奇曰人率

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宣宗為皇太孫時宮寮左庶子陳山邪佞得寵同列戴綸林長懋以直諫為山所讒害上即位始知之宣德四年十月一日朝罷楊士奇侍上於左順門遥望見山上曰汝試言山為人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從陛下久然其人寡學多欲而昧於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朕以此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日有干求不厭當不令溷内閣也盖上初臨御以山及張瑛東宮

舊臣俱陞内閣視事二人行相類至是浸聞於上數日後有旨調瑛南京禮部山專教内豎俱罷内閣之任朝士皆頌上明決山自此不復得近扆前矣天順初内閣修撰岳正間為上極言曹石勢太盛慮有變宜早為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徑造亨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正遂被斥竄及二人誅上召李賢謂曰向者岳正固言之他日又思正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因召還焉武宗時逆瑾用事兇燄張甚大學士劉健等率諸大

臣伏上前請誅之内有陰為瑾地者事遂沮而健與遷輩皆引去於此見君子勝小人之難也當其事者必先事豫而後可雖然天實為之將奈何哉

計事

永樂初太宗一日晚出右順門召内閣諸臣獨楊榮一人在出江西三司奏章示之言吉安鄉民之嘯聚者已悉復業朝廷初有聞即遣行人許子謨齎勅撫諭子謨行將一月又遣都督韓觀率兵繼之如撫諭不下即加

兵及是奏至上曰非觀至不下宜降勅褒觀榮讀訖奏曰計發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褒也從之後詢之果然榮自是益見重邉人阿嚕台既納款欲收女直吐蕃諸部聽其約束請朝廷刻制詞於金定集諸部長磨酒飲之以盟上以問翰林諸臣黄淮對曰邊人心地質實其秘奸謀也上顧左右曰黄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惟目前耳天順初石亨從子彪鎮大

之釋其不臣之罪下令班師宣德二年十月交阯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嫡孫高表乞立為陳氏後其辭懇惻上密以示英國公張輔輔請發兵討之輔退乃召尚書蹇義夏原吉謂曰何以處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耳二人退召楊榮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所對曰今日與爾兩人決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可旋禍為福上顧問士奇

同遣使獻捷內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稱斬首無
算皆梟於林木不能悉致岳正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
某地四面皆沙漠梟於何所其人驚伏成化四年平涼
土人穆蘇反官軍連失利遣都御史項忠往撫捕之大
學士彭時商輅料其必成功而朝議洶洶咸欲再遣將
出師時等執不可或以危言動之時等不為動未幾獻
俘至上喜甚各賜俘奴一人

籌邊

洪武十七年侍講李翀論武事重在任將上曰任將固重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成功齊用穰苴魏用樂羊可謂專且篤矣故皆有功若唐用魚朝恩吐突承璀為監軍使將掣肘故敗事也永樂以來邊事長勞廟算經略永樂五年諭德楊榮奉命往甘肅同總兵議邊務察視守備還奏稱旨七年春榮扈從北京甘肅總兵何福奏托克托布哈等率部來歸命榮往同福處置還奏上悅遂奉命持節往額齊諾之地封福為寧遠侯十年冬甘肅

守帥西寧侯宋琥奏叛寇妻達衮逃居齊勤蒙古衛將
為邊患時豐城侯李彬鎮陝西遂勅彬率師剿之且命
榮往與彬計度十二月還奏餉道險阻今沍寒人疲馬
瘠不可行且小醜不足以煩王師遂勅彬旋師無幾叛
者復歸二十一年秋榮復扈從西征駐萬全一切軍務
悉付榮掌之寧陽侯陳懋奏酋主額森圖噶來歸命榮
往議定降歸奏稱旨二十二年復從北征中道軍餉不
繼上聞之命榮與金幼孜總計其數遂如所言遣使諭

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阯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厓前史為榮何謂示弱臣侍仁宗皇帝久聖心數追憾此事臣願陛下今日明決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令尚膳賜酒饌明旦罷朝出高表示文武羣臣皆曰從之便遂赦交阯命羣

臣舉奉使者僉舉安衆上聞已定明日蹇義欲易以伏伯安莫敢異之士奇私謂夏原吉曰此無籍小人用之必辱朝廷公當榻前力主張盖時上多主夏言已而有旨召衆皆入蹇義遂奏用伏上顧問夏夏對曰不可用蹇曰伏善言語非衆所及士奇曰伏有穢行而無學識遣之必辱國遂不用英宗北狩郕王即大位有倡議南遷者中外汹汹大學士陳循高穀侍講商輅等上言聖駕一移大勢去矣乃出榜曉諭人心稍安無何寇大舉進迫

京城衆論戰守不一循等皆言兵敗之餘只宜固守且彼乘勝遠來勢必難久宜伏兵歸路擊之時京師戒嚴內閣諸臣運謀設策迄昏乃出至忘寢食外諭諸將奬其忠義之心日令操練軍馬整飭器械以備戰守遣官分投安輯畿內降人以防不虞嚴督邊關固守要害然敵攻益急總兵官石亨折弓矢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我莫能支矣循與輅乃上疏發勅宣府遼東令總兵官楊洪曹義各選勁騎刻期以進與京軍夾擊又為張榜

各營有能擒獲也先者加大爵厚賞復寫作喜寧與司禮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冦宜乘其孤軍合兵剿殺盖喜寧非漢種為内侍至太監與敵通謀者也勅與書為也先邏卒所獲未幾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敵聞夕遁去京師遂定時聞江浙兩廣雲貴皆盜發羽書絡繹内閣籌畫之功居多天順中兩廣用兵編修丘濬條用兵事宜内閣具本繳進行之弘治十七年六月北敵小王子遣使求貢甚急大同守臣以聞已許二十人入

貢既而不來或報冦有異謀内閣具揭帖乞會同司禮監及兵部尚書照成化年例於左順門詳審上朝退召劉健李東陽至煖閣上曰各邊闗糧草須與劉大夏説用心整理大夏者兵部尚書也健奏曰京營官軍亦須整點聽征上曰然東陽曰令總兵官管事固可領兵則未知如何健曰須用曾經戰陣者上曰未必要用經戰陣但要有謀略耳東陽對曰聖諭甚當有謀略與經戰陣者須兼用乃可耳但京軍有名無實初設團營時有

十二萬今消耗過半前年選聽征一萬便不能及數矣古人云足食足兵今食不足兵不足臣等每思及此寢食不安上曰軍士須管軍官撫卹不可剥削東陽對曰誠如聖諭但近年官軍做工太多既累身力又陪錢使用外衛輪班皆過期不至正為此耳上曰宣德以前軍士皆不做工内官監自有匠人云云此句聽不能悉東陽叩頭對曰皇上明見朝廷養軍本以拱衛京畿不為工役今後工程望乞減省不令軍士受累養其鋭氣庶

緩急有濟上曰然又曰京營軍士都著劉大夏用心整理先生輩亦傳得旨可以朕意語之健等對曰諾上又曰先生輩是腹心大臣有事須說如昨日所進揭帖不說時朕不得知東陽曰臣等有所聞見固不敢不盡心陳說惟望皇上斷而行之耳上又曰然遂叩頭出於左順門會審走回男子一人云在敵中聞有議者欲搶黃裡黃裡謂京城也又三人云諾延衛頭目額爾奇木領三百人往北敵通和小王子與一小女寄養似有引誘

入寇之跡各具揭帖以聞二十四日健與東陽廷議進禦敵事宜又計處差官整理邊關糧草缺乏七月初四日復召至煖閣上袖出大同鎮廵官奏言北敵勢重近又掘墩殺軍上曰邊軍皆我赤子被彼殺者苦何可言朕當與作主京軍已選聽征二萬須再選一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啟行健等對曰皇上重念赤子一言誠宗社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遷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當上猶未釋

東陽曰近日北敵與諾延交通潮河川甚為可慮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為切近誠宜先慮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免致臨期失措皆對曰聖慮甚當退擬通選京軍三萬令兵部推委領軍官臨期酌量地方事勢具奏定奪不可輕出大意與内閣同師乃不出已而沿邊將帥殺獲次第捷報而敵謀亦沮嘗觀守成之世武事大率不振而國勢亦隨以弱其故何也委大柄於

私門以官軍為私役雖欲張皇其將能乎誦聖祖之彛訓體孝皇之遠憂籌邊者不可不早為之所也

## 建言

自本院儒臣既遠黼座所謂近侍之職一切玩愒從事於是朝廷以傳旨為顧問而疏奏以批荅為都俞雖或因事建言少輸忠藎特取罪爾攷之永樂二十年三殿災金幼孜楊榮等陳便宜十數事皆見施行而他官建言如蕭儀輩多獲罪死侍讀李時勉自刑曹入院即慨

然䟽論天下事被繫兩歳不死洪熙初復抗言極諫被
廷撲不死改交阯道御史又三上章下詔獄不死盖未
始有申捄之者修撰羅汝敬亦言時政十五事降雲南
道御史蕭時中言致灾八事侍講謝璉上治安十五事
皆不見用正統八年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
時宦官王振專恣侍講劉球上疏謂權不可下移振怒
欲嫁禍無由適修撰董璘自求為太常卿下錦衣衛獄
而球所言有謂太常卿必得儒者衛使馬順迎合振意

誣球與璘朋奸亦下獄竟死焉學士劉定之因京師大水上十事土木之變復上十事皆不行景泰初上皇將至自北朝廷惟具報禮不及迎復滿朝不敢言惟檢討邢讓奏言前次勅書不具迎復上皇之意聞者壯之然讓坐是不通顯時方春久旱兩京災異迭見南京學士周叙建言大臣之罪固不可辭臺諫之臣緘默無補各處鎮守中官病民尤重皆致災之由也有旨内官不動會叙考滿至京師命留本院辦事叙辭不允吏部具奏

南京翰林院缺官視事乃命敘往編修周洪謨始授官即上疏條陳十二事繼是歷官兩京以至為學士凡有所見即封章具聞前後無慮數十宣德正統以館閣之臣章奏之多未有踰之者而或訾其多言憲宗初即位編修張元禎上疏勸行三年喪又上疏言治道大本大原曰講學曰定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行此四者則庶政畢舉未幾與時宰議不合乞歸家居者二十餘年修撰羅倫編修章懋黄孔昭檢討莊昶相繼言事皆遠貶及

復用則皆官南京慈懿皇太后之喪修撰羅璟上疏言宜合葬裕陵又與諸學士合章以請其後亦左遷南京員外郎嗟乎聖祖不設言官以廣聰明而惟以盡言責諸近侍近侍莫如翰林之見重者其意葢可睹矣因襲之弊汲引申救罔攸頼焉則誰肯逆龍鱗以犯天禍者近世議者以翰林建言為出位然則聖祖之詒訓非耶

出使言事

宣宗初元大學士金幼孜奉命持節冊封安化真寧二

王妃歷河南北關東西之境所過兵民休戚既還具言

於上景泰五年南京災上念祖宗陵寢所在大學士高

穀往祭事竣錄被災者千餘家悉發廩賑之歸奏稱旨

弘治十七年閏四月闕里因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

李東陽祭告五月事竣還朝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

詔查議行之

致仕言事

正統中李時勉自學士為祭酒致仕家居巳巳之變手

疏選將練兵獎忠節正名分三事上之時年七十有六矣忠臣雖在畎畆其不忘君如此

庶吉士言事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上謂庶吉士解縉曰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於是上封事萬言皆人所諱者上嘉獎之景泰初西北用兵庶吉士劉清上封事多見採録清由是知名累擢兵部侍郎成化二十三年十月庶吉士鄒智因灾異上疏畧曰星變見於朝

廷葢陽不能制隂之象也宜進君子而退小人其原當先於内閣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恬無廉恥世之所謂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直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右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者豈無自哉大抵宦官有以隂主之也自古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

決於此曹之盛衰也願陛下凡待宦官一以太祖爲法
凡任内閣一以太宗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
下之治成矣疏上不省權臣中傷之謫石城千户所吏
目而死

伏闕

伏闕泣諫自唐宋以來有之成化四年六月慈懿皇太
后錢氏崩憲廟嫡母也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
發大學士彭時謂同朝曰梓宫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

此一定禮無可議即與禮部尚書姚夔定議且疏引漢文帝合葬吕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乞念綱常之大體先帝之心必求其至當此莫大典禮萬一有違在廷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王將有言之天下之大萬世亦將有言之豈能保其終無據理改而從正者乎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未允時率羣臣伏文華殿以請號哭不起上聞之使中官宣諭使衆官退翰林中有呵中官使還者衆官皆曰死不敢奉詔且不得命不敢退時與學士

商輅劉定之進曰人心如此實天理所在望朝廷俯從羣臣下情於是中官入奏上感動母后亦悟即傳旨諭羣臣曰卿等昨者會議大行慈懿皇大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但聖母疑事有相妨未即俞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禮所幸聖慈開喻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有所疑故諭衆聞命咸呼萬歲而退蓋此事非上曲全孝道何以至此真盛德主也正德中伏闕請誅逆瑾及跪門號泣諫止南巡皆不見聽蓋此乃先朝典故

上或未知之爾雖然上下之情相親相信如宣德以前則衮職之闕自當潛消而默補亦何至是哉

進諫旌賞

大學士楊士奇輩在仁宣二朝言聽諫行每被旌賞初永樂中御史李祥舒仲成奉勅理木植歲課之弊王汝玉預焉汝玉上監國時所愛者令旨命祥等削其名勿奏二人力言不可萬一太宗有聞得罪反重既迕意遂已犯者後皆苟免上嗣位尚書蹇義因奏仲成他事上

曰是嘗為御史查得南京木植稅課乎對曰然曰李祥安在曰丁母憂去時仲成已陞湖廣憲副即命都察院捕治仲成士竒聞之進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位以來皆已宥之今又追理前事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時召衛綰稱病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韙之上覽之喜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竒且賜米及鈔幣又面諭之曰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宣德六年七月時上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過士竒

家時報者言范太監來士奇倉皇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悚懼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塵埃昏暗誰識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竟顧謂士奇曰此居且敝當為汝葺理士奇叩頭懇辭曰陛下宮殿未建臣必不敢當且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宫明旦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車駕幸臨曷不謝曰至尊夜

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士奇曰今天下平靖上時一微行何足慮堯不微行乎士奇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衛獲至二盜蓋盜嘗殺人官捕之急私結約候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邊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盜羣真盜不疑以其謀告之遂為所獲上既誅二盜嘆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太監賜白金文綺士奇

明旦入謝上諭以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他如楊溥密疏獲賞之類不可枚舉自是以來蹇諤之風漸少而言之亦未必不干怒也惟弘治五年四月大學士丘濬奏疏萬餘言大槩謂上改元之初歲在戊申與太祖洪武初元同符今天災迭見宜釐革庶政盡復太祖之舊以應天意因擬為二十二條歷指奇衺之輩上覽奏甚悦批答以為切中時弊行之自此聖心嚮用恒加賞賚然濬時年已耄矣其後上日英明頗

遠近習而信聽內閣亦濬有以啓之也武宗時逆瑾柄國雖大臣言出禍從大學士劉健等極言時弊以為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訖無寧日百官庶府倣效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幹事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奏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

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
畧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尋又奏言政令十失
言甚剴切瑾怒遂皆謝去已而宸遊欲徧海内進諫有
杖死者嗚呼回視仁宣之世若越宇宙而邈不可及也
旌賞直言以成至治天意其將有待於今日乎

翰林記卷八

翰林記卷九

明 黄佐 撰

御前講論經文

巳亥年正月聖祖克婺州置中書分省召諸名儒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此論道講學之始也即王位則設博士廳令博士許存仁等日講尚書等書及有天下令文學侍從之臣每於御前講說經史無定日亦無定所尋設華蓋文

華武英等殿説書以儒士沈德輩爲之其後惟本院及殿閣大學士專其事罷諸殿説書官然聖學緝煕甚力每進講必反覆討論以求義理之極致講畢必及政事以爲常當是時未有經筵之名也洪武三年二月上御東閣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等進講大學傳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反覆言之上曰人者國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父母人心既歸則有土有財自然之

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十六年
八月上御謹身殿東閣大學士吴沈等進講周書
罔有立政憸人上曰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
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正卯沈曰書云去
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
畜毒藥不急去之必為身患小人巧於悦上忍于
賊下君若但喜其順適已意任其所為而不問辟
如犬馬傷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十八年九月御

文華殿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及天下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親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大學士李賢曰高廟看書議論英發駕宋儒而上之每儒臣進講必有辯說因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辯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

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説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為專治而欲精之為害已甚豈不謬哉如此之類所辯甚多自漢唐以來人君能事詩書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見蓋由聖資高邁所以不襲故常而發前賢之所未發也太宗仁宗宣宗皆因之不設經筵宣德四年三月上退朝御便殿與儒臣論史因問漢唐諸君在位孰久以武帝玄宗對上曰漢武末年懲過玄宗久而恣欲漢武猶

為彼善於此六年三月上視朝退御便殿命翰林儒臣進講大學平天下章竟上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衆四語行之不必暴征横斂而國用有餘矣又曰秦誓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乎此則好惡用舍當矣葢列聖真有得乎學問思辨而後見之躬行以施於治非惟徒事口耳而已若進講之際上無所問下無所陳徒美觀聽非所謂聖學也

## 御前進讀

祖宗時設官侍上讀書日在左右或使進讀必諦聽而折衷之高帝嘗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讀心箴畢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為物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嗚呼大哉聖人之言乎帝王萬世心學之要旨不外乎此他

如讀經及史見于四朝寳訓者俱有評隲不可悉記今
進讀之制寖已渝昔矣

講章

進講以講章進呈始于太宗朝永樂二年八月學士解
縉等進呈大學正心誠意講章上覽之至再諭縉等曰
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
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
天理朕每退朝黙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為切要也楊

士奇等先於六月亦進呈文華殿大學講義上覽畢稱善因曰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一章一部大學皆具士奇對曰誠如聖諭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凡修諸躬施於家國天下者皆大學之理上曰孟子道性善必舉堯舜爾等於講說道理處必舉前古為證庶幾明白易入又曰帝王之學貴切已實用講說之際一切浮汎無益之語勿用此則聖意因覽講章而旁及經書者也蓋留神融會必妙悟至理而後已祖宗時皆如此所謂援古

為證勿用浮辭尤講章之定式其後講官將進呈講章
先期送內閣看定封進遂為例然流弊多緐詞頌美漸失
初意成化初洗馬楊守陳進講不為謟語一日講武成
篇曰魯論稱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
然後世人主有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召閻樂之禍有
高拱無為惟寵嬖豔者啟祿山之變是何也蓋舜之所
以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
心皆嘗憂勞以有為乃始佚樂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

孟子所謂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惟陛下留意時左右聽者悚然守陳真善於啓廸者矣孝宗時嘗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議事因謂曰昨日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觧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李榮蓋所遣中官也健進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

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東陽曰今年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皆叩頭謝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似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為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顔和悦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盖經筵講章自數

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

此諭益知上意所向云

講讀合用書籍

聖祖潛心道藝於凡經史百家之書無不貫通然每自

博求約惟務得其要聖學益醇如也嘗令儒臣進講四

書以大學為先五經以尚書為先令經筵因之諸史舊

皆進講令則惟用朱子通鑑綱目若東宮則兼用文華

大訓等書弘治中學士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

西銘以及諸性理書東宮則用孝經小學孝宗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然今猶未果用云聖祖嘗問侍臣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宋濂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無有不從其化者矣又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濂請讀大學行義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時睇觀之仁宗在東宮聞楊士奇言大學行義可讀即名典籍取閱既大喜曰此爲治之條

例也因命翻刻以賜諸子故今經筵以大學衍義進讀後又兼讀貞觀政要竊謂性理諸書固當進講然聖學心法不可廢也衍義政要二書固可備乙夜之覽然祖訓條章尤不可違也

開經筵

宣德末年英宗嗣位年纔九齡聖學未及緝熙大學士楊士奇等始奏請開經筵其疏畧曰去年十月內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

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臣臣士
奇叩頭對曰此國家第一事正維其時伏望皇上留心
不幸先帝上賓哀戚之中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不
敢久默伏望山陵畢早開經筵以進聖學因具合行事
宜曰今當豫擇講官必得問學淹貫言行端正老成重
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共其職乞豫命吏部禮部翰林
院公同推舉具名陳奏取自上裁又曰天子就學其事
體與皇太子親王不同乞先命禮部翰林院詳定講筵

禮儀陳奏又曰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選擇行動端莊立心行已正當者使在左右如或其人舉動輕佻言語褻慢立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不早去隨侍既久情意相洽不覺其非言聽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此在常人尚須決擇况天子之左右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皇太后陛下萬萬留意詔可其請

正統元年二月降勅曰朕祗奉天命嗣承祖宗大寶統御天下用主神人而即位以來勿遑夙夜永惟厥道必

學乃明令以初九日御經筵命爾翰林院春坊儒臣分直侍講夫道原於天堯舜禹湯文武以隆政教而周公孔子闡明之我祖宗世所師法以安天下卿等宜一心竭誠相與討論務歸至當毋隱而弗彰毋曲而徇好庶明之於心誠之於行以興治化以福蒼生用不忝天與祖宗之命欽哉於是以太師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禮部尚書兼學士楊溥同知經筵

事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王直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英侍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侍講學士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鼐兼經筵官然講官推舉實出內閣吏禮二部承其意而已遂定為制其後各部侍郎國子祭酒出自本院者得與焉然當是時吏部郎中李茂弘已竊有君臣之情不通經筵徒為文具之歎矣會典所載經筵初開儀令附於此凡經筵初開勅勲臣一人知經筵事內閣學士或知或同知經筵事六部

尚書左右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及學士等官侍班翰林春坊等官及國子監祭酒二員進講翰林春坊等官二員展書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鴻臚寺錦衣衛堂上官各一員供事鳴贊一員贊禮序班四員舉案侯伯一人領將軍先期直殿内官於文華殿設御座及設御案殿内御座之東稍南設講案於御案之南稍東是日早司禮監官先陳所講四書經史各一冊置御案又各一冊置講案皆四書東經史西先期講官撰四書經

史講章各一篇豫置於冊内是日早上御奉天門早朝畢退御文華殿陛御座將軍侍衛如儀鴻臚寺官引知經筵及侍班講讀侍儀執事等官於丹陛上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以次上殿依品級東西序立知經筵官序於侍班官上侍儀御史給事中各二員於殿門之内分東西北向立序班二員舉御案置御座前二員舉講案置御案之南正中鴻臚寺官贊進講講官一員從東班出一員從西班出詣講案前稍南北向並立鴻臚寺官贊

鞠躬拜叩頭興平身畢展書官一員從東班出進詣御案前跪展四書畢起退立於御案東稍南講官一員進至講案前立奏講某書講畢稍退展書官復詣御案前跪掩四書畢退就東班又展書官一員從西班出進詣御案前跪展經畢起退立於御案西稍南講官一員進至講案前立奏講某經或某史畢少退仍並立展書官復詣御案前跪掩書畢退就西班鴻臚寺官贊講官鞠躬拜叩頭興平身禮畢各退就東西班序班二員舉御

案二員舉講案退置原所鴻臚寺官贊禮畢命賜宴鴻臚寺等官及講官皆跪承旨光祿寺官設宴於左順門宴畢叩頭出

經筵月講

會典載月講常儀云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會講先期司禮監官陳設書籍御案如前儀至期候上御文華殿侍衛侍儀執事進讀賜宴禮同但各官止行叩頭禮孝宗時經筵雖隆冬盛暑不廢弘治十年四月二日當

會講以饗太廟有旨改是月三日至期遇雨又改四日

蓋聖學之勤不以事而廢如此

經筵日講

會典載日講常儀云凡日講止用講讀官内閣學士侍班不用侍衛侍儀執事等官侍班講讀等官入見行叩頭禮東西分立先讀四書次讀經或讀史每本讀十數遍後講官先講四書次講經或講史務在直說大義明白易曉講讀後侍書官侍上習書書畢各官叩頭退每三

日一温講將所講書通講一遍若講官中有事故同列代講其直解則講畢補進

講官入直

洪武中令儒臣更番入直禁中每日用一員進講遇誤者論罪大學士吳沈嘗坐進講遲誤被劾永樂以後不可考自設經筵後講官不復入直惟令本院及坊局官相輪侍班久之選為展書官又自展書乃得充月講官若日講則用年資深而品秩尊者正統中修撰商輅侍

班上廉知其名諭學士曹鼐等曰商輅著展書宜選一人與輅為對初選王玉弗稱旨選編修陳文乃俞允未逾月復諭鼐曰商輅陳文著講書蓋自後鮮出親擢云

講官趨名

聖祖時凡觀書史中有句讀字義未明者必召翰林儒臣質之雖有知書內侍能文字人不得近蓋因是以延接賢士大夫不特紬繹義理而已洪武末侍講方希直有詩云風暖彤庭尚薄寒御爐香遶玉闌干黃門忽報

文淵閣天子看書名講官即其事也太宗寶訓云上視朝之暇輙御便殿閲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則永樂以後葢莫不然

講官陳論

祖宗時講官於講書後得言時政闕失及陳論所見洪武中大學士吳沈進講畢進去邪勿疑之説因曰小人中懷奸邪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然憲宗在東駕時學士劉珝講周書無逸篇文王懷保惠鮮章遂及時事

數十天顔豫悦雖不言而深有契於心未幾嗣大位即
却貢獻減財賦罷諸道鎮守官皆昔所論也弘治中侍
講學士李東陽大旱應詔言事摘經筵所講孟子中要
論切於治道者析為數條極論其理而時政得失以類
附焉上嘉納之雖非面陳然均之為啓沃之義

經筵恩賚

正統初經筵始開錫宴於禮部知經筵官賞白金八十
兩寶鈔四千貫文綺四表裏同知經筵及講官賞白金

五十兩寶鈔二千貫文綺四表裏侍班官賞白金三十兩寶鈔三千貫文綺二表裏餘皆賞寶鈔有差次日具表稱謝有曰萬幾有暇恒親御於經筵多聞是求肆詳延於儒雅臣等荷絲綸之飭勵繼宴錫之駢蕃於緝熈單厥心允恊周成之德念終始典于學敬陳商説之篇已而講官各賜廂玳瑁香帶大紅織金紗羅襲衣冠履皆具雖修撰與焉景泰後恩賚不可考天順八年八月憲宗御經筵講官學士柯潛等賜金三十兩寶鈔三千

貫文綺二表裏而庶子侍講徐溥侍讀倪岳編修彭華等與焉成化四年十二月賜經筵儒臣七人襲衣冠履時柯潛已聞父喪上命即其家賜之十二年大學士商輅等題奏言太常寺卿兼侍讀劉珝日侍經筵進講經史其勞與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柯潛李泰同但珝以三品而兼翰林屬官會揖之際甚為不便宜於所兼侍讀之下加學士二字從之十四年四月十一日皇太子御左春坊進講大學首章退宴文華門十二日上御經筵

進講中庸二十章退宴左順門寵錫稠疊詞林詫以為
前此所未有也孝宗時尤重經筵多有匪頒之賚學士
程敏政記其事云弘治元年三月十二日初開經筵賜
宴白金及寶鏹十三日早文華後殿進讀尚書孟子及
午乃進講大學衍義以為常讀畢賜宴講畢賜茶上皆
呼先生而不名四月二十八日以後屢賜鮮筍桃杏郁
李蓮房菖上黄封或題上林苑監進乾清宮八字或題
上林苑海子進乾清宮九字或題司苑局進乾清宮茶

房上用十一字敏政等具表稱謝且紀之以詩有曰黄封盡帶乾清字朱實平分上苑香七月二十日文華後殿講畢上顧中官賜講臣冠帶韡袍臣敏政與賜織金雲鴈緋袍一對又金帶一及烏紗帽皂韡面謝訖上顧謂曰先生辛苦共對曰此皆職分當為頓首而退有詩紀之云日上罘罳曉殿深湛恩稠疊駕親臨對衣紅濯天機錦束帶黄分内帑金久幸清班容宦履漸慚華髪點朝簪經生職分尋常事消得君王念苦辛時上最重

儒臣學士張元禎短小每進講上特為低几就聽之正德元年開經筵賜宴及白金綵幣有差知經筵事者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張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同知經筵事者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謝遷兼經筵官禮部右侍郎王華少詹事兼學士劉機江瀾楊廷和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楊時暢國子監祭酒張燦學士劉忠白鉞劉春

太常少卿兼侍讀費宏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毛澄左春坊左諭徳兼侍講毛紀傅珪右春坊右諭徳兼侍講蔣冕侍讀羅玘修撰石珤也然武宗後多事宸遊經筵罕御云

翰林記卷九

翰林記卷十

明 黄佐 撰

## 大本堂授經

國初置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名四方名儒教皇太子親王用學士宋濂待制兼編修王禕修撰王僎者儒陶凱輩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所授經書工親督之嘗命禕采故實韻為四言詩以授皇太子工時時賜燕賦詩商權古今評論

文字無虛日尋命勲舊之子執經入侍于是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蘄春侯康鐸等與焉洪武元年十一月辛丑燕東宫官及儒士各賜冠服是日上命大本堂諸儒作鍾山蟠龍賦置酒懽甚乃自作時雪賦故有是賜其後皇太子讀書在文華殿而親王則出就所居府十二年三月戊辰朔上御華盖殿皇太子侍上問比日所讀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上曰看書亦知古人為君之道否因諭曰君道

以事天愛民為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於天下繫於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葢善天必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聖祖之始訓如此真可謂得其大本矣諸儒授經惟奉行上意而已嚴君在上賢師友輔之睿德之懋斯可望矣

東宮師友

太祖始令宋濂為王世子師庚子年十月奉命入內授

經遇綱常大義再三言之乙巳年三月濂以起居注告病詔還家調治仍賜金帛世子致賜有加焉六月濂上箋謝恩復奉書東宮勉以孝友恭敬謹敏讀書無怠惰無驕縱修德進業以副天下之望上覽書喜甚召東宮語以書意具賜書答之其略曰曩昔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為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為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為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見之復以文綺侑書洪武元年設東宮師傅官令勲

臣兼之十月以耆儒梁王儀爲太子賓客秦鏞盧明德張昌爲太子諭德上以東宫師傅皆勲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東宫難同庶僚命禮部考古定議禮部及翰林諸儒臣議令凡遇大朝賀前期設皇太子座於大本堂設答拜褥位於堂中設三師賓客諭德拜位於堂前贊禮二人於三師之北内贊禮二人於堂中俱東西相向至日皇太子常服陞座三師賓客諭德常服入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贊禮唱鞠躬四拜皇太子受前

二拜荅後二拜禮畢而出五年太子賛善大夫宋濂輔導東宫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於道每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代興亡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皇太子每斂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必曰師父師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二十六年七月戊申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官班分入直文華殿侍講畢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開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

材藝諸故事曰以爲常永樂二年春詔簡東宫官屬時
詹事春坊司經局其長貳以廷臣兼之次簡六科中書
及大學郡縣學官陞而用之於是以尚書蹇義兼詹事
侍郎郭進等兼少詹事黄宗載兼府丞尚書李至剛内
閣七人者皆兼春坊大學士庶子諭德等官修撰梁潛
等兼贊善而國子博士徐善述助教晁鑄等陞左右司
直郎有差尋又以贊善王汝玉等兼編修善述暨汝玉
東宫尤見親禮嘗令善述擇選詩二十餘首分類賦比

與以為法又與之書言欲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具
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且問其疾勞慰備至且曰卿今
年邁恐輔余為學有日似卿樸直苦口者百無一二面
諛順顏者比比有之趙卿康健無憚勞勩弼余成業惟
望藥石之言一日甚一日毋務犯鱗觸諱之慮其所與
書必字之曰好古或曰致書贊善好古先生云其與汝
玉書有曰願求致治之方又曰善政之音如至有如暗
逐明之諭其望啓沃之切如此每遇節序燕勞東朝之

臣起居慰問煦濡諄切一如家人父子焉然太宗常恐
東駕親近匪人每北廵必訓戒之又命學士胡廣楊士
竒楊榮侍讀學士王達洗馬楊溥等廣求名儒分直講
讀而典籍金寔郎中葉砥等與焉每講罷必從容以正
心務德親賢去邪尚儉戒逸之言進及訪以政事必陳
其切要及先後緩急之序懇切無少避忌故仁宗之為
皇太子也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字手不釋卷被服寛
博大類儒者畜經籍法書甚富云大明會典曰永樂初

定東宮講讀儀春坊官與翰林院官日分二員講書以
四書春秋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須要纂
其事之始終直述大義輯成篇章進呈御覽畢然後赴
文華殿講說三師三少及詹事府官鴻臚寺并每科給
事一員侍立進講畢衆官齊出及有召問亦須前項
官員一同進出如有獨退并獨員留者許給事中并
鴻臚寺官并司直郎清紀郎糾劾凡講讀畢每遇五
府軍政六部緊要事務及撫諭四裔恩意其大經

大法詹事府掌同春坊官將緣由於衆官未退之時一一敷陳為三朝聖諭錄云永樂二年七月侍讀學士王達講乾之九四舉儲貳為說講畢東駕名楊士奇問曰於此恐無儲貳之說達不含譏否士奇對曰諸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譏此出宋儒胡瑗之說殿下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用此說乎士奇因舉程子云凡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又舉王昭素對宋太祖之言以

對殿下說又對曰令翰林春坊諸臣分撰諸經講章有上旨命内閣之臣閲校未當處悉與改正然後呈御覽允當然後以講内閣觧縉專閲書胡廣閲詩金幼孜閲春秋臣士奇閲易昨日進至此條上問儲貳說有據否臣士奇對以胡瑗之說上甚喜蓋講臣非有據不敢妄出意見殿下喜自是講義有疑處必召觧胡等四人相與辯折暢而後已遂作數鉅冊命春坊司經局臣分録講章以備常閲

東宮出閣講書

凡東宮年八歳即出閣講學永樂以前東宮皆年長英宗未及出閣遂登大寳故出閣之儀至天順二年始定其講學師友惟用東宮官及本院官分班講讀内閣提督之不别選他職其講讀侍班及教書正字官從内閣具名奏請每日講書直解先送内閣看定講畢補進與經筵同列以史官修撰編修兼校書正字則以制勅房官兼之會典載初出閣儀云是日早侍衛侍儀如常儀

執事等官於文華殿行四拜禮畢鴻臚寺官請皇太子
陞文華殿執事官導引至殿陞座師保等官於丹陛
上行四拜禮畢各官退出內侍官導皇太子至後殿陞
座以書案進每日侍班侍讀講官以次進讀叩頭而退
每日講讀儀云一每日早朝退後皇太子出閣陞座內
侍以書案進不用侍衛侍儀執事等官惟侍班侍讀講
官入侍叩頭禮畢分班向東西立內侍展書先讀四書
則東班侍讀官向前伴讀十數遍退復原班次讀經或

讀史則西班侍讀官向前伴讀亦如之務要字音正當

句讀分明讀畢各官退一每日巳時侍班侍讀侍講及

侍書官俟皇太子陞座畢入東西向立侍班內侍展書

先讀早所讀四書則東班侍講官進講一遍退復原班

次講早所讀經史則西班侍講官進講亦務要直言解

說明白易曉講畢內侍收書訖侍書官向前侍習寫字

務要開說筆法點畫端楷寫畢各官叩頭而退一午膳

後從容遊息或習騎射一每日晚讀本日所授書各數

遍至熟而止一凡讀書三日後一温須背誦成熟遇温書日免授新書講讀官通講須曉大義一凡寫字春夏秋月每日寫一百字冬月每日寫五十字一凡遇朔望節假及大雨雪隆冬盛暑暫停講讀寫字今按此儀稍變永樂之舊矣成化中孝宗出閣最勤學十九年御製文華大訓成少詹事兼學士彭華進講東宫加從二品禄左中允周經亦預講是書東宫每起立拱聽内閣大臣或以為勞謂經宜跪請坐聽經不從竟得如禮蓋將

以隆君父之道也弘治中武宗在東宫學士吴寛率同僚上疏曰竊惟東宫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歳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内不過數刻况其間又多間歇人生八歳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况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於内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為多也其意甚美然講讀之後數陳時政如永樂時最為要務惜寛建明未之及耳

東宫禮儀

凡東宫禮儀官詹事府者皆宜諳練洪武中定奏事之儀具有次第獨於文華殿啓事則詹事府在先餘依奏事次第每皇太子御文華殿官員人等承旨召入者方許入凡啓事者稱臣會典載東宫朝儀云永樂二年定文武官員常朝行叩頭禮畢三師三少詹事府官左右春坊官翰林院鴻臚寺官六科給事中錦衣衛官左右序立於文華殿門之外鴻臚寺序班通事舍人引文

武百官於丹陛上丹墀内東西序立照依衙門資次啓事監察御史二員司直郎清紀郎日輪二員北向侍立糾儀啓事畢百官齊退及有名問亦須前項官員一同進出如獨進并獨員留後者許監察御史鴻臚寺官司直郎清紀郎糾覈一合啓事務在京衙門止用奏本在外衙門務要奏本一本啓本一本其詹事府主簿録事同春坊司直郎清紀郎司諫分為六科將本内啓過事件同六科給事中逐一奏聞主簿録事司直郎清紀郎

司謙仍於司禮監共關揭帖開寫逐日啓過本内事件畧節縁由六科給事中亦具題帖各另奏進凡遇正旦冬至節行慶賀禮并進歷進春等事詹事府例啓皇太子知必先奏聞俟得旨方具啓本進凡遇皇太子千秋節行慶賀禮奏啓本同進侍班用坊局官見第六卷正旦冬至千秋節禮部官進箋并進歷進春通事二員舉案又有監國等儀以非常典故不悉記

皇太孫輔導講讀

皇太孫輔導講讀在洪武時無可考者太宗以東宮官
僚兼之永樂六年七月命内閣胡廣等輔導皇長孫賜
勅曰朕為令德所成本乎天賦養正之學實弘聖功故
有聰明純一之資必有詩書禮樂之教所以充其德性
而廣其器識也朕嫡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
明寛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規言必中道
好道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心領要義朕嘗試之以
事輒能裁决得中斯實宗廟之靈上天錫慶篤生異質

以福佑天下而基命於無窮然宏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皆茂簡德藝職輔東宮東宮之子必資兼弼宜協同心志輔導於成推廣仁義道德之源闡陳二帝三王之治與太祖高皇帝之大經大法凡創業守成之難生民稼穡之事朝夕講論以涵養本源恢弘智量充其盛大之器以為宗社生民之福國家有無窮之休卿等亦有無窮之聞欽哉九年九月皇太子命楊榮等侍諸皇孫讀書文華後殿且諭諸皇

孫曰此皇祖近臣汝輩當加禮敬又謂榮等曰他日學成即汝訓廸之功也後皇太子復傳上命召吏部翰林院官令舉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講讀明日東宮特召尚書蹇義及楊士奇問已得人否義對曰臣兩人共舉禮部侍郎儀智然衆鮮知之議尚未決東宮曰往者吾舉李鼎大誤後悔無及智甚端正但覺老矣士奇對曰智雖頗老然起家學官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目前廷臣中老成正大未見其比是日午朝上問東宮曰

太孫處侍從講讀巳得人否對曰巳舉禮部侍郎儀智然議尚未决上喜曰此得人矣雖年老然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宜免賀朕從之智誠可用遂召禮部翰林諸臣諭曰儀智甚好朕知之矣令侍太孫講讀又令尚書蹇義選廷臣行止端慎語音明正者以充講官於是給事中林長懋張瑛陳山戴綸等得入侍皇太孫已而宣宗正儲位長懋等俱授春坊左右中允其講讀儀

雖不可考要之當與東宮無大異也

親王出閣讀書

洪武中親王出閣命選儒士授本院博士等職事令於各王府講說永樂中妙簡宮僚以輔諸王於是以詹事府丞周孟簡為襄王府左長史司直郎金寔為衛王府左長史俾輔導侍講讀其後親王出閣止除進士之老成有學問者除檢討及王就封即拜長史不復陞轉弘治三年進士被是選者恣出怨言吏部聞之實人情不

堪之故也苟行通融之法陛轉如常格自當無不効命者㑹典云諸王讀書用内閣提督檢討等官講讀爲擬定經書起止所習倣學每日進看其儀天順二年定一初入書堂其日早王至右順門之北書堂面東中坐提督講讀幷講讀官行四拜禮畢内官捧書展於案上就案左立講讀官進立於案右伴讀十遍叩頭退每一日講讀清晨王至書堂講讀官行叩頭禮伴讀十遍出飯後復詣書堂伴讀看寫字畢講書直說大意畢仍

叩頭退内侍以所寫字送内閣點看

習書

習書雖六學之一藝然事屬經筵須爲帝制亦不可以爲末務洪武時無可考太宗喜楷書時典籍沈度書法豐潤上深愛之每有大制作必命度謄寫累遷至學士惟食學士俸仍事書辦賜象笏鏤金刻度姓名其上以寵耀之其弟粲亦起自書辦累官侍讀自此沈字盛行於朝然上習書尚未以度字爲式宣宗自冲齡習古法

帖宸翰妙絶蓋始學趙孟頫而加以遒勁真所謂精能之至出神入化者孝宗亦愛沈度書宫中妙習焉嘗求其後官之物色得其孫世隆授之中書舍人故今朝廷制誥猶用沈體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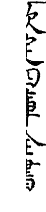
翰林記卷十

# 翰林記卷十一

明 黄佐 撰

## 知制誥

翰林職代王言唐以應行文字待詔北門與中書舍人分掌制敕謂之兩制宋始有知制誥之名然後初入院者旋即得遷其任尚輕其後試博學宏辭中科者始獲任用然屬之中書國朝兩制悉歸本院非鴻儒歷顯秩者不可掌而以中書主謄寫吳元年十二月乙丑上命






















開讀詔赦前期翰林院官承制草詔及文武官除授合用誥命勅命皆即日撰寫故學士陶安宋濂輩繫銜皆曰知制誥于時封拜無虛日安等嘗擬撰誥命千餘首以待而猶不足乃使諸儒士在館者分局代為之其後定一考封贈之制初除授所領誥勅皆草去于是其務稍省矣永樂初内閣七人掌内外兩制嘗見楊榮金幼孜諸人自署職銜亦曰知制誥用洪武時故事也仁宗始命内閣專典内制而擇學士一人專管文官誥勅正

統以後罷之文官誥勑皆屬内閣如永樂時弘治七年復設以學士年深或尚書侍郎兼者為之亦得以知制誥自署兩制遂稍分矣按宋兩制曰冊文表本青詞密詞祝文齋文詔書批答口宣内制也曰皇后皇妃追封先代皇女皇族冊封進封文武封百官遷擢致仕加恩等誥勑外制也若國朝内制則制勑誥旨詔命冊表寶文郊祀祭文祭享太廟文皇太后授冊寶謁謝文皇后授冊寶謁誥文皇妃授冊祭文祭陵文皇太子親王等

冠辭祝辭親征禡祭旗纛露布巡狩所至祭山川旗纛軷祭文走驃騎祭馬神等及五祀祭文大喪及皇妃贈謚等册文親王妃公主郡王郡王妃世子世孫及妃鎮國等將軍喪葬祭文謚册壙誌諭祭文及文武大臣諭祭文經筵講章碑額及題奏揭帖之屬外制則文官誥勑而已凡五府六部等衙門諸勑行事備詞奏請既得旨移文本院依奏草勑內閣即時擬撰文官誥勑之類亦然進稿畢編類勘合中書舍人領出書寫其王府謚

册等文禮部抄出施行原稿俱繳納云

視草

凡王言例先具藁進呈謂之視草待上允而後行諸般播告兩制皆然洪武中有大政令詞臣録聖語不敢增損故凡詔令多爾每好生等字者皆聖祖所面授也其後始令本院官為之漸至駢儷永樂二年楊士奇等進呈勅邊將藁上曰武臣邊將不諳文理只用直言俗說使之通曉庶不悮事他日編入實録却用文六年冬巡

狩北京詔書命士竒視草上覧之再三喜曰簡當更勿改易其擇日書之頒下又曰試與諸尚書觀之諸尚書皆稱善獨兵部劉儁私于士竒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如何士竒曰善即以告於衆衆曰義無相遠不足易且上既善之矣士竒獨以聞請易之黄淮于上前執不足易士竒曰于國家大體尚當用儁言上顧士竒曰從汝明日諭胡廣曰楊士竒能服善難得二十二年十月仁宗御西角門視朝罷時風寒顧謂翰林臣曰朕與卿等居

重城中猶覺凜凜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警殆不可勝
遂命書勑遣使以鈔幣賜緣邊將士宣德五年二月上
御南齋宮名楊士竒諭曰吾欲下寛恤之令今獨與爾
商之然吾未能悉知爾當効助益遂命内侍具楮筆上
曰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閒民間虧欠畜馬驢騾所司
追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
陛下聖念及此生民之幸然所當寛恤者殆非此兩事
因言百姓積年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之物所司責償

甚急各處官司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蘇州尤甚細民至于逃徙部符下郡縣採辦買辦諸物一槩派徵非出産處百姓數十倍價買納年來刑獄寃濫者多工匠之弊四方遠近每戶不問凡丁悉在京多為所管之人私役南方運糧甚難而倉廩無關防姦人盜竊動輙數萬若此者請有以處之上以為然即令草勑明旦頒行遂令尚膳賜饌勑諭既下上聞衆心悅戴名士奇賜鈔三千緡文綺二端羊酒士奇叩頭受賜上笑曰薄用潤筆耳

七年二月上名士竒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二月共爾
南齋宫論寛恤事今兩閱歳矣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
士竒復言户部沮格官田減租及課程選舉等數事且
曰臣一人見聞不廣願更得一人同論此事上曰若多
令人知即勅諭未下事已徧播于外矣曰大臣中固有
謹厚者上曰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就録稿進來于是
退同濙議增十數事通録明旦進呈上悦三月朔璽書
遂下是時君臣同心言聽計行澤及天下如此景泰末

易儲大學士陳循等陰主其事詔既下視草實出循吏部尚書何文淵謂人曰詔語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吾所為也獨石關報捷詔奬之循視草乃反加詰責其後與文淵皆被禍循就逮時或以復辟詔書問之循為一聯云多難興邦高帝脱平城而祚漢殷憂啓聖文王出羑里以開周上聞之喜遂免循死天順初承天門災上下詔責躬實修撰岳正視草歷陳弊政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為謗訕七月内批降正

內使陳昂進御饌徹以賜之且有旨使勉進藥食早相
見也按國初陞除猶有具表陳謝之文其後惟狀元率
諸進士謝恩行聖公及公侯伯襲封謝恩始用之車駕
幸館閣及大學初開經筵及有非常之賜亦具謝表朝
廷有大喜慶及諸祥瑞具賀表進呈實録及書籍等皆
具進呈表例本院詞臣司之若有東宮則增一箋云會
典云凡南京各衙門遇朝廷册立大禮及上徽號等項
合用慶賀表箋南京禮部行南京翰林院撰進

為廣東欽州同知由是言之視草固非易事也

撰表箋

洪武六年九月庚戌詔禁四六文辭先是上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遂以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録二表頒為天下式因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為近古晉宋以降文體日衰駢儷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輩出雖欲變之

而卒未能盡近代誥語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琱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誥諭臣下之辭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十二年六月壬申命翰林院定皇太子與諸王往復書簡之式二十九年八月上以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務多奇巧詞體駢儷心甚厭之乃命學士劉三吾右贊善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于天下諸司令如式録進自是詞

垣秉筆者多用散文如宋濂進大明律表是也太宗在
北京有白鵲之瑞行在禮部行南京慶賀自皇太子監
國以下及五府六部例各進表時楊士奇以病在告監
國表命庶子贊善呈稿殿下不懌命尚書蹇義以示士
奇士奇曰甚寂寥且不著題似賀白龜白鹿皆可因命
改益士奇改一聯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彤陛以有儀後
增一聯云與鳳同類蹌蹌于帝舜之庭如玉之輝翯翯
在文王之囿義以進殿下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適

評駁奏啓

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丁巳命翰林院編修檢討典籍左春坊左司直郎正字贊讀考駁諸司奏啓以聞如平允則署其銜曰翰林院兼評駁諸司文章某官某列名書之永樂以後四方章疏經御覽者内有艱詞難字始令本院考究不復先期評駁

評駁進呈試録

凡鄉試録舊制例呈進祖宗時令翰林院儒臣評駁之

後其制漸弛成化十四年天下鄉試録多舛謬或犯國諱少詹事兼侍讀黎淳摘奏十條下禮部翰林院議治考試提調官罪且申定格例行之至今按是年山東刻文論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最為紕繆遂逮舉人張天瑞治之以墨卷不同乃止其嚴如此

正文體

國初文體承元末之陋皆務奇博其弊遂寖叢穢聖祖

思有以變之凡擢用詞臣務令以渾厚醇正為宗洪武二年三月戊申上謂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直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其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于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毋事浮藻於戲大哉皇言乎萬

世之通訓也然近日文體或務追秦漢而失之險或駕言韓歐而失之弱本院儒臣宜知所守然風靡者多矣舉聖謨以戒勅之是在當宁

應制詩文

本院以供奉文字為職凡被命有所述作則謂之應制然祖宗皆出于面命或相與賡和其後惟中官傳旨而已丙午年六月旱上禱鍾山大雨獲應賦七言喜雨詩命待制黄哲等賡和已而諸將告捷多令翰林諸儒臣

應制賦詩上親加評品洪武元年十一月名大本堂儒士試以鍾山蟠龍賦時與文學之臣燕飲賡和語在第六卷大誥三編成命學士劉三吾為序既成上評以為無疵祖訓成學士宋濂被命序其後積誠録成則命大學士吴沈序之太子正字桂彥良入見上命制香几賛司直郎汪仲魯被命制續薰風南來諸曲皆稱旨洪武八年五月丁丑上御端門名翰林詞臣出示巨桃半核蓋元内庫所藏物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有西王母賜

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命宋濓撰蟠桃核賦又嘗命宋濓詠鷹濓七舉足而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上稱賞曰卿可謂善諫矣十年十月造觀心亭于宫城上親幸其中名濓為記十二年上製十題命典籍吳伯宗賦之援筆立就詞語峻潔上嘉其才敏賜織金錦衣嘗幸清流關賦詩命扈從儒臣和之起居注劉季道有治世不教還縱逸功成猶遣歷間關之句上歎賞曰可謂安不忘危賜以白金文綺又起居注符子杰應命即物賦詠立

成上大悅時寵賜和章一日命羣儒造縱㭊鶴文吳府伴讀王騏操觚立就學士宋濓為之進呈上稱善及日將南至大祀于圜丘上復命羣臣賦七言律十二韻冠以三百言序騏與王昹先成跽讀御榻前上聽畢加奬勵命進學士云十五年學士宋訥撰宣聖廟碑稱旨改文淵閣大學士洪武二年二月乙亥立皇陵碑學士承旨危素承命撰進尋以辭多潤飾乃御製一篇閱江樓成宋濓被命撰記上亦更制一篇加評隲焉聖祖之崇

文如此洪武二年正月丙申朔封京師及天下城隍神
秩號有差命翰林撰文頒之其後草去學士宋訥嘗被
命撰僧道領教事者勑命千餘通其後又草去永樂八
年二月上親征北方壬戌度野狐嶺至嵛嶺山巔名學士
胡廣等指示山川形勢與語良久奉制各于馬上賦平
邊詩楊榮有曰聖主尊居四海安恐教邊裔自相殘上
甚喜之廣等諜知彼中布尼雅實哩與其下阿嚕台讐殺
東西奔遁亟名榮諭曰此中果自相殘汝前日之詩安

知不為讖乎榮下馬叩首謝上喜命賜羊酒三月乙未次清水源水皆苦鹹不可飲人馬俱渴明日營西北二三里許忽有泉湧出清澈可愛命廣與榮往觀遣中官以銀瓶汲取上親嘗之味甚甘美賜廣等飲訖士馬爭趨之皆給足命曰神應泉又明日應制撰神應泉詩銘上嘉之各賜上尊又嘗命諸文學侍從賦青海天馬歌修撰曽棨最先成為上所褒美宣德中每遇令節令詞臣應制賦詩是時太平無事上留意詞藝翰林儒臣嘗

被命賦京師八景詩以獻曰瓊島春雲曰太液晴波曰西山霽雪曰玉泉垂虹曰盧溝曉月曰薊門煙樹曰金臺夕照曰居庸疊翠英宗增其二曰南囿秋風曰東郊時雨為十景焉景泰中學士倪謙輩應制賦詩中官嘗立俟以進成化初學士劉定之應制賦元夕詩絶句百首頃刻而成又嘗以東風解凍春山雪霽等為題令翰林學士等分賦之弘治初上注意講學遣太監戴義傳示聖意命學士李東陽等各撰詩十首用寓啓沃東陽

擬十題各撰七言律詩一章曰敬天曰法祖曰勤政曰務學曰任賢曰納諫曰節用曰愛民曰恤刑曰講武上嘉納焉又嘗命内閣撰祭三清樂章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上疏言天子祭天地以簡為貴祭不過南郊故祀五帝儒者非之況三清者道家邪妄之說不敢奉詔上遂止愚按國初勲戚大臣神道碑銘多出本院儒臣奉勅撰述其後不過私家謁請而已至于應制詩文雖内閣罕聞焉蓋故事寢廢久矣

搜摭故事

聖祖將正位宸極命詔起居注熊鼎採故事可備懲勸者書之新宮廂壁鼎受命具故事上之稱旨由是大見禮重太宗將製為善隂隲孝順事實二書以風厲天下乃預命翰林儒臣搜摭故事以獻仁宗在東宮一日觀漢書歎張釋之之不易得洗馬楊溥進曰釋之誠賢然非文帝之寛仁何由得行其志臣以為釋之漢一時不易得如文帝三代而下不易得也退採文帝事編為事

類以獻仁宗甚悅賜書褒美

進呈書詩文序

前輩自應奉之外以已所聞見撰述為書進呈者殆不數人洪武十五年二月前太子正字桂彥良入朝獻萬世太平治要策凡十二事上嘉納之永樂七年侍講楊士奇侍東宮皇太子喜讀易凡決疑必用蓍而以易斷命取朱子本義纂其要以進名曰周易直指士奇因進曰易固為卜筮而作然文王周公所繫辭凡脩齊治平

之道悉具請編輯以備覽觀遂輯成書以進仁宗覽之
大喜名曰周易大義賜士竒繡衣銀帶先是徐好古作
尚書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指皆以進云成化末學士
丘濬纂大學衍義補書成適孝宗登極表上之上覽之
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洽有裨政
治朕甚嘉之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濬禮部尚
書且命録其副發書坊刋行至今論政務者多宗其説
言足以興若濬者館閣一人而已乃若進呈歌頌詩賦

則多有之太祖平陳友諒待制王禕進平江西頌上覽之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洪武二年十月甲戌膏露降于乾清宫後苑松樹學士宋濂獻膏露頌三年四月陝西寶雞縣進瑞麥弘文館學士劉基獻瑞麥頌五月戊申祀地祇于方丘宿雨頓霽復為頌獻之四年八月平四川明昇基又獻平西頌上為文答焉五年六月句容縣民張觀園生嘉瓜雙實同蔕圓如合璧禮部

尚書陶凱奉之以獻詔寘之乾清宮明日薦于太廟宋濂獻嘉瓜頌二十九年天下多嘉禾之瑞學士劉三吾進嘉禾賦永樂二年八月周王畋于鈞州獲騶虞九月丁未王獻于闕下侍讀梁潛進騶虞詩侍講楊榮進騶虞頌已而甘露屢降嘉禾呈瑞外國獻麒麟白雉元兎白鹿白象靈犀白兎之屬榮與學士胡廣等咸為詩歌以進上嘉之三年九月朔賜太祖御書嘉禾詩于諸王及近臣先是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庚戌北平永清衛之

龍門有禾異壟同穗上在潛邸遣使馳獻太祖親御宸翰賦長詩一篇以賜上念手澤之存摹勒于石裝治成軸分賜諸王及學士解縉等又適有嘉禾之瑞縉獻嘉禾頌四年二月視學太子親王從上服皮弁御宸翰賦長詩賜祭酒胡儼司業張智坐講文武三品以上及翰林儒臣皆賜坐以聽講畢賜茶明日儼等率師生上表謝賜賚有差大燕羣臣于奉天門學士胡廣進視學詩一時詞林諸儒臣咸和之八年五月己卯上北征敗布尼雅

實哩于飲馬河七月壬午駕還士奇獻平邊頌及鐃歌
鼓吹詩十二年六月親征衛喇特敗之于薩里嘻又敗之
于圖喇河擒斬無算八月駕還庶子鄒緝獻永樂清邊
頌十七年十一月甘露降于孝陵松柏凡四日學士王
直獻瑞應甘露詩十八年正月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
大臣有陰主之者於是學士胡廣獻却封禪頌上遂止
宣德二年三月騶虞復見大學士楊榮獻頌上褒賞之
三年九月榮扈從北征凱旋進平邊詩凡十篇各立題

命意上覽之喜屢沐白金鈔幣之賜自是每同遊匪頒
榮與士奇等多以詩進遇令節被名宴遊亦多以詩謝
恩自正統後此事寢不聞矣

紀時政

學士宋濂嘗輯洪武聖政記此紀時之政也自後學士
解縉有大明帝紀記洪武中事大學士楊士奇有三朝
聖諭録紀永樂宣德時際遇名對諸事天順日録則大
學士李賢所著雖紀時政然旁及論建與所傳聞是時

又有可齋雜記專紀在已見用之事而本院故事多在焉則大學士彭時筆也謇齋瑣綴為學士尹直所記近大學士李東陽著燕對録則孝宗名見語也按宋有時政房每遇上名對即貼黄具寫付之雖勝國亦然若師其迹以憑傳信亦聖政聿新之一助也

禁異説

先王之制一道德以同俗其有造言非聖者必刑無赦聖祖崇重儒道以濂洛關閩為宗罔敢有悖焉者也永

樂中饒州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斥濂洛關閩之說上
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學士解縉
侍講胡廣侍讀楊士竒侍側上示以其書縉曰惑世誣
民莫甚于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擯之四
裔士竒曰當盡燬其所著書庶幾不悮後人廣曰聞其
人年已七十燬書示儆足矣上曰謗先賢毀正道治之
可拘常例邪遣行人押季友還饒州會布政及府州縣
官與其鄉士人明諭其罪而笞以示罰考索其所著書

焚之上復諭羣臣曰除惡不可不盡悉毀其所著書最是然成化以後學者多肆其胸臆以為自得雖館閣中亦有改易經籍以私於家者此天下所以風靡也夫

評論詩文

洪武中上嘗名詞臣賦詩歌以為樂且與評論詩法太子正字桂彦良每應制先衆而就嘗進曰治道具在六經典謨訓誥願留聖意詩非所急也上深然之自是恩遇隆洽稱曰老桂不名永樂七年仁宗東宮賛善王汝

王每日於文華後殿道說作詩之法一日顧楊士奇曰古人主為詩者其高下優劣如何士奇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為尚矣後來漢高大風歌唐太宗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之句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萬世之鑑戒也殿下於明道玩經之餘欲娛意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詞高簡近古其間亦有可裨益治道如詩人無益之詩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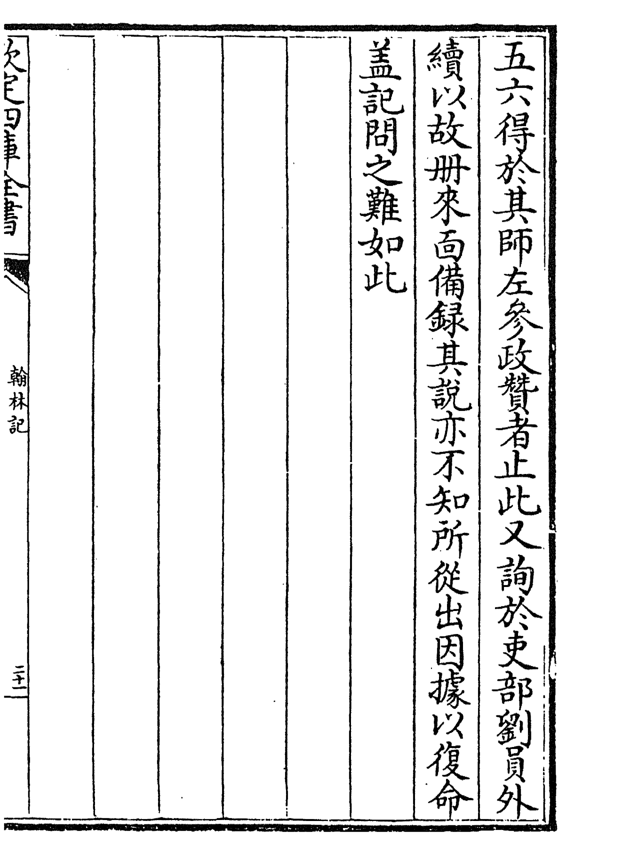
為也仁宗曰太宗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為士奇對曰帝王之學所重者不在詩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及諸書註作詩特其餘事可姑緩仁宗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士奇對曰儒者鮮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前輩君子謂之俗儒為人主尤當致辨於此時仁宗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文章正宗一日諭士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學者對曰德秀是道學之儒所以志

識端正其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大有益學者及朝廷為君不可不知為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衍義則其為治皆茍而已仁宗即名翰林典籍取閱大喜曰此為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因留一部朝夕自閱又取一部命翻刻以賜諸子諭士竒曰果然為臣亦所當知遂賜一部又甞與士竒言歐陽文忠公之文雍容醇厚氣象近三代有生不同時之歎且愛其諫疏明白切直數舉以厲羣臣遂命校正重刻以傳廷臣之知文者各賜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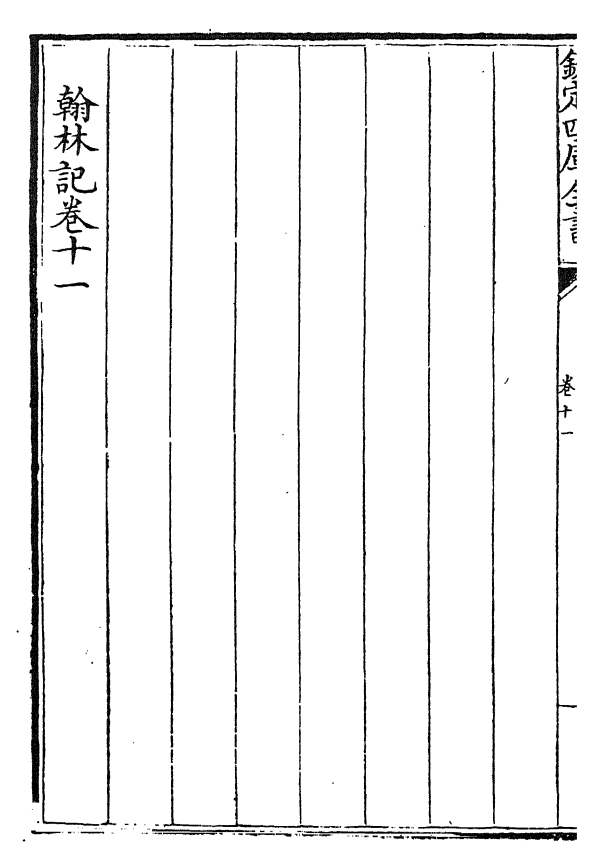
部時不過三四人而止恒謂士奇曰為文而不本正道斯無用之文為臣而不能正言斯不忠之臣歐陽真無忝矣故館閣文字自士奇以來皆宗歐陽體也

傳問事義

祖宗時文學近侍之臣皆面相問難故聖學有所發明使中官傳問事義自正統後始有之大學士李東陽嘗曰弘治中上令中官問龍生九子憶少時于雜書中見之倉卒不能悉具又莫知所出詢之羅編修玘謹疏其




五六得於其師左參政贊者止此又詢於吏部劉員外
續以故冊來📍備録其說亦不知所從出因據以復命
盖記問之難如此



翰林記卷十一